

上册

# 墨西哥史

迈克尔·C. 迈耶 威廉·H. 毕兹利 编 复旦人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牛津历史丛书  
OXFORD HISTORY SERIES

上册

# 墨西哥史

迈克尔·C. 迈耶 威廉·H. 申兹利 编 复旦人 译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中国出版集团  
学术出版社

上海市版权局合同登记：图字：09 -2009 -287 号

Copyright © 2000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E OXFORD HISTORY OF MEXICO”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0.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9 by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China Publishing Group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墨西哥史/(美)迈耶,(美)毕兹利编;复旦人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2.4

(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0481-5

I. ①墨… II. ①迈…②毕…③复… III. ①墨西哥—历史 IV. ①K73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29116号

责任编辑：欧阳明 章 悬

责任印制：尚小平

装帧设计：罗 洪

出版发行：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邮政编码：200336

电 话：021-62417400

印 刷：常熟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640×960毫米 1/16

印 张：58

字 数：790千

版 次：2012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73-0481-5

定 价：80.00元(上下册)

本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

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副主任 刘伯根

###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 沛 马汝军 王乃庄 王晓德 刘北成  
刘新成 汤重南 李工真 李 平 李安山  
李剑鸣 宋焕起 张贤明 陈 恒 侯建新  
郭小凌 钱乘旦 高 毅 彭小瑜

##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宋焕起 张贤明

副主任 李红强

### 成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东 王明毅 兰本立 郭银星









引论 / 1

第一部分 伟大的相遇 / 11

第一章 和墨西哥相遇时的西班牙 / 14

第二章 相遇时的墨西哥 / 57

第三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 / 95

第二部分 新西班牙的王权、教会和骑士：

1521 — 1810 / 141

第四章 一个无与伦比的帝国 / 144

第五章 墨西哥殖民地时期的宗教信仰与道德  
伦理 / 187

第六章 印第安人对殖民主义的反抗 / 226

第七章 疾病、生态和环境 / 263

第八章 墨西哥殖民地时期的妇女 / 297

第三部分 崩溃、新生与挑战：

1810 — 1910 / 331

第九章 旧殖民主义终结，新殖民主义开始 / 334

第十章 一个新国家的形成 / 360

第十一章 与美国的战争与和平 / 402

第十二章 为谁而战？改革时期：1855 — 1875 / 439

第十三章 现代性的文化 / 471

**第四部分 墨西哥革命：1910—1940 / 515**

**第十四章 墨西哥革命：1910—1920 / 518**

**第十五章 国家的重建 / 556**

**第十六章 墨西哥与外部世界 / 599**

**第十七章 墨西哥文化：1920—1945 / 643**

**第五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墨西哥 / 683**

**第十八章 墨西哥“奇迹”及其破灭 / 686**

**第十九章 技术官僚和革命解构的时代 / 728**

**第二十章 后革命时期的大众传媒与流行文化 / 761**

**参考书目 / 804**

**作者名录 / 821**

**图片版权 / 822**

**索引 / 824**

**译后记 / 913**

# 引 论

世界上截然不同的种族往往日渐融合,直到形成某个新的人种。哪怕是最矛盾的混合也总是能够得到有益的化解,因为其中每个种族的精神因素起到了让整体升华的作用。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

《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

墨西哥是差异巨大的两个世界碰撞并最终融合的产物。在16世纪初,在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误打误撞来到了巴哈马群岛的华特林岛(Watling Islands)<sup>①</sup>一代人的时间后,西班牙就在中美洲(Mesoamerica)遭遇了千姿百态的文化,令其眼花缭乱。后来这一地区成为墨西哥的南部与中部。随着边界不断向北推进,再推进,西班牙人在之后数十年里发现了更多的文化。虽然西班牙人对人种和种族遭遇之后彼此的观念可能会相互调适、和解与混合的想法并不陌生,但他们却没有准备好与其遭遇的奇异文明进行这样的互动。美洲土著社群也因这场相遇而大吃一惊,不知所措。在这次史诗般的会聚后,任何一方都不再是从前的模样。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在最近描

1

---

① 即圣萨尔瓦多岛。——译者注

述埃尔南(费尔南多·)·科尔特斯(Hernán [Fernando] Cortés)与蒙特祖马(Moctezuma,亦可拼写为 Moteuczoma 或 Montezuma)的第一次会面时,准确地把握了这个历史时刻的精髓:“在他们相会的一刹那,他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民族<sup>①</sup>。”

一旦有形的征服逐渐完成,打碎了现状,确定了历史上最后的胜利者和屈服者,无论是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便开始测试彼此的容忍程度,设计接受和拒绝的策略。这个进程本身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它已经展开了4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依然没有完成。在评估美洲土著文明时,西班牙的哲学家、神学家和官僚不得确定什么可以热情接受,什么可以无动于衷地加以容忍,而什么又必须毫不留情地加以扼杀,因为它们如此有害于西班牙政体和基督教的伦理观念。一旦劝服失效,随之而来的就是胁迫。

2 美洲土著社群也遭遇了类似的抉择,无论他们身处南部的雨林还是北方的沙漠(后来这些地方被称为“新西班牙”)。虽然无疑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作为被奴役的民族,他们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先前享有的独立地位。在对其自身命运的掌控减弱的情况下,面对新事物,他们依然必须确定欢迎什么,适应什么(尽管毫无热情),而什么对其世界观来说如此相悖以至于他们设法逃避、嘲笑戏弄、竭力抵制,有时甚至是公开反抗,哪怕会招致惩罚性的报复。

即便在18世纪末,当西班牙对其墨西哥帝国的占有受到挑战而旧的殖民主义日渐消亡之际,接受与拒绝的中轴线依然在不断得以确定并合法化。那时新西班牙总督区已成为巨大的帝国系统的一部分,而罗马天主教会也在这里形成并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但殖民地社会依然在不断变化。虽然西班牙征服者、教士、小官吏和殖民者尽了最大努力,但事实证明美洲土著的势力过于牢固,无法完全消解。因此,墨西哥从来没有完全西班牙化。最终,根据墨西哥杰出但颇有争议性的饱学之士何塞·巴斯孔塞洛斯的说法,在墨西哥出现了“字

---

<sup>①</sup> nationality,亦有国家之意。——译者注

宙种族”(raza cósmica),其中各个部分体现了整体的特色。

这个微妙的合成物在 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开始作为墨西哥出现,随着更多的瓷片加入这个依然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种族马赛克里,它被赋予独特的形式、颜色和构造。这些碎片的组合逐步测试出相互冲突的价值观是否相容,渐渐塑造了阶级之间、男女之间、教会与政府之间、人类与其自然环境之间,略为晚近一些,还有墨西哥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幸运的是,把碎片粘在一起的黏合剂花了漫长的时间才凝结,使其有可能进行不断的调整:更换不相容的元素、中和过于夸张的风格,偶尔甚至推翻重构。

因为墨西哥在 1821 年作为独立国家出现时根本没什么时间做好实行自治的准备,所以“国家塑造”(forjando patria)的过程极其艰难。现在人们普遍认为,19 世纪初领导墨西哥独立的先驱们低估了未来任务的艰巨性。称颂自由和自决的原则是容易的,但事实证明,寻求将其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却难上加难。当初出茅庐的政治家试图用新的权力措施替代旧的一套,他们不可避免地会犯下代价巨大的错误。就如何赋予新近赢得的独立以意义,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人士、联邦派与中央集权主义者不断斗争,在数十年间竞相许下了众多无法兑现的承诺。利益冲突加剧了教会与政府的紧张关系,而妥协的努力受到轻视。各种试验、战略调整、财政管理重大失误造成一个虚弱而分裂的国家,这不仅招致外国侵略,而且使之缺乏抵抗力。

19 世纪中叶,仅仅在从西班牙独立后的一代人的时间里,墨西哥与远比自己强大的美国开战。在那场战争结束时,已经因其政府管理不善而沮丧的墨西哥公民很快得知,墨西哥将其国土的一半和大量财富丧失给好战的贪图其领土的北方邻国。从墨西哥的角度看,结束这场战争的协约,即《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Treaty of Guadalupe Hidalgo*, 1848 年)要求的不只是领土的割让,而是一次截肢。这次痛苦的外科手术仅仅旨在保留残余的肢体。虽然这场墨西哥战争本来很容易避免,但双方却都没有发生加以阻止的强烈声音。

在那次灾难性的惨败之后,墨西哥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开始认真

地重新评价墨西哥自成为独立国家以来的进步,或者说所缺乏的进步。以加维诺·巴雷达(Gabino Barreda)为首的实证主义者(científicos,即科学家派)认为科学和科学方法应该主导公共话语。他们为墨西哥这个国家经历了30多年非理性的骚乱和暴力而哀叹。土匪看来是无法消灭的。墨西哥越来越落后于迅速现代化的西方世界,因为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受到使西欧和美国开始转型的19世纪技术创新的影响。

到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现代化的必要性开始弥漫于社会思想观念中。贝尼托·华雷斯(Benito Juárez, 1858—1872年任墨西哥总统)是萨波特克印第安人<sup>①</sup>,他不仅成为美洲土著社会其他成员的榜样,而且依靠其诚实、坚定和稳重的性格为墨西哥确定了正确的道德基调。正是他启动了遏制骚乱和转变社会的双重进程。但是,虽然华雷斯政府启动了转型的重要阶段,但他并没有领导国家走进19世纪现代化的乐土。另一位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波菲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íaz, 1884—1911年任总统)此时正等在一旁,渴望在将来为墨西哥走向现代化保驾护航。

从1876至1911年,迪亚斯控制墨西哥命运长达35年,使其保持和平,而且实施了一系列改变该国面貌的结构性改革。在外国资本注入的情况下,铁路将墨西哥城与美国边境联系起来,而且开始逐步取代运货的木制拉车和人力车。在城市的干道上,有轨电车系统替代了马车。电话、电报、高效的邮政服务使通信业获得新生。新疏浚的港口和改良的码头首次迎来了外国大型商船,使墨西哥有可能融入全球经济。脱谷机和收割机的引进振兴了农业,而石油业的大发展使墨西哥成为国际上重要的能源出口国。

虽然1910年的墨西哥与1876年时已不可同日而语,但现代化并非免费午餐。在墨西哥落实其伟大计划的过程中,迪亚斯彻底禁绝了言论自由,流放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未经审判监禁反对派,践踏

<sup>①</sup> Zapotec Indian,居住在墨西哥南部的瓦哈卡州。——译者注



各项民主权利,却不受任何制裁。他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反对,这抵消了他的大部分功绩。人们认为在他身边的科学家派越来越屈从于外国利益,而这些指责在很大程度上是确实的。在1910年,墨西哥的大多数大型企业由外国人拥有,他们主要是美国和英国的公民。外国人还拥有墨西哥20%的土地。

社会弊病的破坏性后果在工业化初期似乎总是传播迅速,墨西哥也不例外。虽然贫富差距在整个墨西哥历史上一直很显著,但当地民众发现自己不受任何保护时,鸿沟进一步扩大。法律禁止工人结社或实施罢工。墨西哥大庄园(haciendas)的雇工(peones)发现自己服从的“法官”是住在庄园里的当地工头。<sup>①</sup>农村和城市的贫民都发现其生活的重负毫无缓解,使其无望摆脱贫困:往好里说,他们被遗忘了,往坏里说,他们受到虐待。

评论家们一度为波菲里奥治下的墨西哥辩护,说它的许多过分举措是现代化的不可避免代价。波菲里奥·迪亚斯毕竟是一位不可替代的总统。但最终这种理论不可能站得住脚。如果仅仅根据他所树的敌人来判断,迪亚斯的声誉就好不了。在我们今天看来,他的错误当然有可能比当时所认为的严重很多,但如果我们允许自己接受这种理论,我们就无从充分解释1910年11月20日爆发的墨西哥革命。

在1910年秋,反对独裁者的斗争领导人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I. Madero)已经因其政治信仰而进过监狱,此时又动员起一支平民队伍用武力推翻了迪亚斯。随后他试图发动墨西哥的民主力量构建新的政治基础,最终让无权无势的人发出声音。马德罗并没有要求重新分配财富。虽然他的议程狭隘地集中于政治,但即便在目标不大的情况下,他的成绩也乏善可陈,就像在其之后的历任总统一样。

---

<sup>①</sup> 这里作者对大庄园(haciendas)的注释是 landed estates,后者在英语中一般就是指地产,而在说西班牙语的国家里指主建筑周围的田地(在美洲尤其指种植园),在汉语中无法区分,因此直接译为“大庄园”;而“司法”(justice)亦指审判,这句话说的是住在庄园的工头(经理)可以对雇工为所欲为(他们就是“法官”)。——译者注

虽然他对民主的墨西哥的设想最终会留存下来,但却已光华不再。

从 1910 年到 1920 年的整整 10 年里,墨西哥经历了一系列残暴的内部斗争,导致大批人员伤亡,造成数不胜数的损失,耗尽了墨西哥的力量。那是个军阀割据的时代。平民受到了恐怖的威胁,却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或同情。多达 100 万墨西哥人牺牲了生命,而他们为之献身的目标往好里说,也只能算比较模糊不清的。随着矿井的废弃和工厂的倒闭,墨西哥经济一片萧条。从小学到大学,教室因缺乏教师而空空如也。虽然那是个难以保持任何信念的艰难阶段,但墨西哥人民仍然坚韧不拔。走出那次宏大的内战之后,墨西哥有一大批人成为真正的革命英雄,而另一些人则将遗臭万年。而在 1920 年,根本无从知道仅仅在 10 年之前靠这种理想主义所发起的那场运动给墨西哥带来的是福音还是诅咒。

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随着统一和安定再次来临,“墨西哥革命”(特加引号以将它与过去的许多次反抗加以区别)经历了惊人的变化,估计连马德罗本人看到也会认不出这竟是他发起的运动了。从政治改革到社会转型,它的愿景扩大了,它的目标改变了。作为各种观念相互竞争交融后的产物,这次革命不仅向墨西哥人灌输了进步的新观念,而且传播了新的紧迫感。

墨西哥第一次开始反对经济力量集中在私人手上。根据向墨西哥社会中最弱勢的群体提供安全网的理念,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让位于加强社会监管,工会参与公共事务,而政府积极干预经济。通过由政府提供资金的集体农庄(ejido),政府展开了巨大的努力以改善墨西哥农民的生活。政府还制订计划,向墨西哥所有孩子提供教室和教师。这些深远的变化旨在最终能够实现墨西哥大众的生活更为富裕而美好的期望。虽然墨西哥城总是墨西哥政治、社会和经济生活的焦点,但在当时实行计划经济的情况下,越来越大的权力集中到了这座首都。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雄心勃勃的政府事业伴随着文学和视觉艺术的创造活力而迸发。当时独特的艺术美学强调艺术创造要拥护公认的革命信念。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不加掩饰,公开谴责

任何形式的社会不公。政府实际上扶持着这种艺术。虽然在其中,人们也可以发现对政府的批评,但它最多也只是相当温和的批评,旨在突出对革命目标的偏离。虽然旨在宣扬某一种社会信息的艺术(也就是墨西哥当时的艺术形式)并不总是好的艺术,但墨西哥壁画的这次繁荣在理念上有很大的突破创新,规模又如此宏伟壮丽,在其表现上如此优异卓著,以至于它让那些艺术家和墨西哥本身赢得了世界的赞誉。

作为对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经济正统观念以及那一代政治家的明显挑战(一些人主张,这代政治家的唯一目标是重新分配财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墨西哥政策规划者将其信念放在经济的更快发展上。工业化成为墨西哥生活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实,到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至少社会的某些部门已可以享受墨西哥“经济奇迹”的成果。然而事实证明,这种强劲的墨西哥经济是短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系统充斥着种种弊端。这一时期墨西哥的高速发展如此依赖赤字开支,其后果不难预料。此外,哪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繁荣的泡沫彻底爆裂之前,这一经济繁荣的灵丹妙药显然也没有惠及绝大多数墨西哥人。因为它的目的并非加速财富在各阶级之间的流通,所以它从来没有真正纾缓墨西哥穷人的困境。

6

只有在 20 世纪最后 25 年里,墨西哥才能充分地重新评估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在这个世界中,人类已使原子裂变,把人送上了月球,克隆了动物,用计算机网络将数以百万计的个人联系起来,而且首先看到了苏联集团的解体,随后是苏联自身的解体。但墨西哥人正在思考的问题还是从柏拉图到约翰·洛克再到卡尔·马克思这一代代哲学家所关切的普遍问题:如何使个人权利与社会公正匹配,如何确保在选择领导人的过程中实现真正的民主参与。很多国家在试图让繁荣惠及更多民众的过程中都遭遇了抵抗,在这个方面墨西哥的经历并不独特。但在使统治权威响应民众意愿这一项同样重大的努力上,墨西哥似乎比其他国家遭遇了更大的阻碍。在 20 世纪结束之际,墨西哥仍没有找到解决这些最令人烦恼的问题的明确方法。

时间流逝这个因素对墨西哥而言比对其他大多数国家来得更重

7